

「丁酉孟冬 清談沙龍」

散步·行遠：臺灣人文舒活新思維（實錄）



開場 主持人毛文芳教授古箏撥奏
會場背景：典雅屏風與栩栩竹栽



主持人引言（右起）毛文芳、謝世民、陳國榮
胡曉真、林啟屏、賴錫三、江寶釵等教授



謝世民教授發言
（右起）毛文芳、謝世民、陳國榮教授



陳國榮教授發言
（右起）陳國榮、胡曉真、林啟屏教授



胡曉真教授發言
科技部人文司三位召集人難得一起入鏡



林啟屏教授發言
（右起）胡曉真、林啟屏、賴錫三教授



賴錫三教授發言
右：林啟屏教授 左：江寶釵教授



左：江寶釵教授發言 右：賴錫三教授
會場一隅：毛文芳教授畫作及楊建國博士生陶瓶



清談會場的精心佈置



台上與會學者全席，台下提問席，左起：曾若涵、賴柯助、陳佳銘三位教授；右起：場建國、陳厚任、侯汶尚三位博士生

一、活動公告

~~~~~  
敬啟者：

中正大學中文系近年陸續舉辦幾場別開生面之清談活動，邀集學養深厚並富有魅力的教授蒞臨對談，與莊嚴端厚的學術演講相較，清談沙龍的人文色彩濃厚，現場氣氛輕鬆，引人入勝！去年「丙申孟冬 清談沙龍」的主題為「微物收藏：一個知識人建構文化版圖的方法」，圍繞著楊儒賓教授的收藏為核心，引起許多迴響。

「散步」可以幽思，可以玄想！是心智與體力的優雅結合，與「慢跑」大相逕庭。希臘哲學有散步學派，臺灣科技部邇來鼓勵行之久遠的專書寫作引領人文新方向。本系將於今年歲暮再推出第四次清談：「丁酉孟冬 清談沙龍」，特邀集科技部人文司三位學養深厚的學門召集人，及臺灣知名學者蒞臨，各以所擅輕鬆漫談「散步·行遠」，為臺灣當今人文走向注入舒活新思維，精彩可期，令人期待。

敬邀踴躍參加！！活動訊息如下：

~~~~~  
❀「丁酉孟冬 清談沙龍」

主 題 散步·行遠：臺灣人文舒活新思維

時 間 12月6日(周三)下午4:00起

地 點 中正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 與會學者(按姓氏筆畫由多到少排序)

謝世民(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 科技部人文司哲學學門召集人)

賴錫三(中山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陳國榮(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 / 科技部人文司外文學門召集人)

胡曉真（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 / 科技部人文司中文學門召集人）

林啟屏（政治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 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

江寶釵（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台文創所所長）

✿ 主持人

毛文芳（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

## 二、座談實錄

（情境導引）主持人毛文芳教授先佇立台下，現場以指撥箏弦彈奏古曲《清平調》若干小節。奏罷，待箏音止息後，主持人徐徐漫步走上講台，進入六位已就坐貴賓的座席間，執起麥克風開始引言。

**毛文芳教授：**

各位台上貴賓、各位台下佳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

剛才我企圖喚回荒廢三十年的箏藝而向大家獻醜了。回想往事，我在 1982 年（高中畢業）填寫師大國文系為第一志願伊始學習箏樂，學習四年後已能授徒，屈指一算，那個起點迄今已三十餘年。之後，師大畢業在台北市任教的同時，我開啟書畫的學習，跟隨著嶺南派國畫巨匠黃君璧大師的高足林韻琪老師學習花鳥、篆隸書法，學了兩年多，各位可以瞥見現場這幅花鳥畫〈三餘〉，那是久遠以前的少作……。

但是，我的箏樂與篆隸筆墨的學習，老實說，不是因為結婚育子而停擺，而是隨著我辭掉中學教職、賠償師大公費、就讀研究所之際全都封存起來了。我有兩把古箏，二十多年來一直堆放在我家儲藏室裡，上面覆蓋了婆婆的菜籃與菜脯乾貨等什物，我用來撥彈箏弦的玳瑁指甲完全失蹤；而我那些石青、石綠、赭紅等畫花鳥的國畫顏料早已乾涸。二十多年來，充其量幾度寫寫張貼宅門的春節對聯，或是只消買個扇面，畫上幾莖墨蘭題款送給較為外行的異國友人而已。

我在想，我那腔對中國文學的熱情和感性，是從箏樂、花鳥隸篆的筆墨中消褪了呢？還是轉型成我對文學與繪畫跨領域研究一種理性的熱度呢？我不太明白。但我很清楚知道我三十年的學術生涯，被現代的學術規範給形塑，我們很習慣去量化多少業績？去排列什麼序級？這樣的形塑不僅影響了觀看他人的眼光，也自我觀看。

這樣的形塑，讓我漸漸淡忘我的初衷，我幾乎想不起來當初在廣播中聽到古箏樂音悠揚時，下定決心學習箏樂的那種激動，我曾經在這些單純絃樂中的陶醉感已模模糊糊，我沒有足夠的閒暇慢慢調製薔薇花瓣的國畫顏料，我也記不太清楚幽谷墨蘭的第一筆該怎麼點染下去……。曾經可以幽閒漫步在箏樂裡、或悠遊陶醉在書畫筆墨裡的我，如今安在？

幸而，我每每能瞧見中國畫幅裡的人物風姿：南宋宮廷畫家馬麟的〈靜聽松風圖〉，這幅畫展現了他絕佳的技法與想像力。畫中有兩棵高大挺拔的古松，枝幹盤曲，姿勢蒼勁。仔細瞧，會發現松針和枝上的藤蔓都是順著同一個方向拂動，一定是風吧！那位坐在樹下的文人與松風的韻律合一……。稱為梁瘋子的南宋畫家梁楷，繪有一幅〈李白行吟圖〉，他用最簡潔的筆畫繪出月下獨酌行吟的李白，仰面蒼天，詩情滿懷，縱思運句。寥寥數筆把飄逸的「詩仙」畫出來了……。

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即使已無暇撥弦揮毫，但我們不能如李白一樣月下行吟，或如馬麟畫中的文士，如此無目的性地靜聽清風古松嗎？相信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散步的姿態，尤其更是人文學者用來滋養自己的一種癖、一種性、一種情，那麼，我們如何可以不忘初衷的在人文道路上維持一種悠閒散步的姿態而能優雅行遠？……

以上不揣淺陋，透過自述與剖白，期能拋磚引玉。

我們如果在這個正式的文學院國際會議廳裡不談論學術，我們談什麼好呢？容我們先關注二件事：

其一、今年上半年，教育部的法令鬆綁：

- (1) 教師升等送審著作件數，其專門著作，以 5 件為限。
- (2) 出版或發表之著作，不再受採計 5 年或 7 年內之限制。

其二、前年科技部開始推動「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

國家兩大機構——教育部與科技部法令措施的轉變，是否預示了一種台灣人文發展的新方向呢？

但是，到底要怎麼談呢？談什麼好呢？真對不住大家，本系擬了這麼個漫無邊界的主題，其實就是期盼各位很有氣質的「聊天」，我們敦請各位學者就各位的學養與關懷談談「散步」。各位一定發現了！今天本校文學院的國際會議廳場面非常特別，不同於以往學術演講的空間佈置與氛圍，我們興辦不一樣的清談沙龍，邀請中文學門的特色學者，以輕鬆愉快的氣氛主講與對談，激發本系師生濃厚的人文思維。過去我們以中文學門的楊儒賓講座教授為核心開闢了三場清談，這次很不巧，儒賓教授人在國外講學，不克蒞臨。今天本系非常榮幸，趁著《中正漢學研究》召開編輯委員會之便，再度因緣具足，再次舉辦別開生面的第四次清談——「丁酉孟冬 清談沙龍」，主題：「散步·行遠：臺灣人文舒活新思維」。

散步可以啟人幽思，可以無邊玄想！是心智與體力的優雅結合。我們很榮幸特別邀集臺灣科技部人文司三位學養深厚重量級的學門召集人，兼以臺灣魅力無敵之知名學者蒞臨本系，各以所擅輕鬆漫談「散步·行遠」，為臺灣當今人文走向注入舒活新思維。

我們何不由中外文學或哲學家們的散步思維開始談起。希臘哲學有一種散步（逍遙）學派，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前 384—前 322）創立，又稱亞里斯多德

學派。他於西元前四世紀（335年）在雅典的呂克昂建立了一所學院，該處有一小樹林和許多可供散步的林蔭道，亞里斯多德喜歡在這林蔭道上和學生散步、講課和討論學問，所以被稱為「散步（逍遙）學派」。美國近代作家梭羅著名的《湖濱散記》，梭羅在書中詳盡描述他在Walden湖畔一片再生林中度過兩年又兩個月的生活，以及這段期間他的許多思考。Walden湖地處美國麻塞諸塞州東部的康科特鎮，離梭羅家不遠。梭羅把這次經歷稱為簡樸隱居生活的一次嘗試。在四季迴環更替的過程中，詳細記錄了梭羅內心的幻想與盼望……。中國亦有豐富的散步——臥遊文化，如《莊子》的逍遙遊，東晉有水邊林下的竹林七賢、南宋有靜聽松風、月下吟等相關意象……。

我的開場實在太「散步」了！以下將為各位介紹今天本系極榮幸邀請的魅力型學者。先介紹本校文學院的兩位親密同事，他們是科技部長官又是中文學門難得一邀的貴客，之後再依照座位次序一一介紹。

首先是非常有型又魅力無敵的謝世民教授（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科技部人文司哲學學門召集人）。台大哲學系畢，美國哥倫比亞哲學博士。專長：社會正義、自由主義，常發表針砭時事的公共事務評論，他為哲學學門爭取了許多重要的建樹，極有貢獻。他曾擔任中正大學哲學系主任、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主編、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台灣哲學學會會長，以及多種學報編輯委員。

接下來是溫文儒雅的陳國榮教授（中正大學外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科技部人文司外文學門召集人）。臺灣師大英語系畢、台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專長：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小說與小說理論、文學與電影研究。現正為科技部人文司籌辦一系列「人文沙龍」，引起矚目。

接下來是胡曉真教授（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 / 科技部人文司中文學門召集人）。好巧，今天她又坐在舞台正中央，再次成為鎂光燈（焦點）所在，曉真是臺灣最氣質優雅典麗的美女教授。臺大外文系畢業，美國聖地牙哥大學東亞碩士、哈佛大學東亞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同時是科技部人文司中文學門召集人。專長是近現代女性文學、西南研究都極傑出，她那部研究彈詞的得獎作品：《才女徹夜未眠》，總讓人有作者就是一位才女公主的聯想。曉真教授喜歡彈詞，近年關注西南書寫，曾為文哲所策劃了許多系列別出心裁的展覽。

再來是長期關愛並支持我們的林啟屏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 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台大中文博士。他是剛卸任的文學院院長，也是臺灣中文學會剛卸任的理事長。啟屏教授專治中國先秦思想，兼跨經學，研究卓越，他是一位非常有擔當的優秀行政主管，他曾為政大以及台灣中文學會籌劃各項有價值的人文主題活動，具有非凡氣象，他也一直是台灣中文學門的重要領航員。他的幽默風趣，堪稱一絕。

再來是賴錫三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錫三教授一直是我們的家人，在中正校區旁有一座供他筆耕及力耕的莊園，歡迎錫三回家。他曾經是本系系主任，為本系帶

來豐沛有利的學術資源，兩年多前由阿里山腳轉換場域到西子灣，現在在中山中文系任教。錫三教授是國際莊子學權威，得過許多學術獎項，經常受邀參與各種和時政或當今文化相關的人文論壇、作出許多發人深省的發言。

壓軸的是本系的江寶釵教授（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台文創所所長），大家對她都非常熟悉。她是本系與台文創所合聘教授，兼任台文創所所長，並為現任《中正漢學研究》總編輯。寶釵教授的貢獻是大力掘挖台灣古典與在地文獻，不斷賦以新視野。她是一位創意極高，文筆極好的作家和詩人，是中文學界的一位才女。

本系非常榮幸有這種寶貴的機緣，邀請各位同台對談，今天台上的教授貴賓們，大學曾就讀過的科系，有中文系、歷史系、外文系、哲學系……，都是人文領域的次分支。尤其在座三位科技部人文司領航員，帶領台灣中文、外文、哲學學門的新方向，三位召集人或許可以科技部見聞，洞悉國家當今發展方針。各位教授將出入他們的豐富學養，對人類知識進行幽思與漫談，為我們在座的青年學子以及人文學教授們，如何在現代學術環境重重壓力下，提示與洞見一種台灣人文舒活的新步調……！

我們刻意於講台談話座席後方，以一整排綠竹盆栽營造魏晉竹林清談意象！誠然，新竹林七賢不必如東晉竹林七賢如此悲壯，我們願藉古代意象喚發更新的舒活思維：紫荊、竹林、茶香……，期待這個主題，能與更多的台灣人文學者共同分享……。

議程安排：全程大約 2.5 小時

首輪發言：每位學者約 10 分鐘（共計 70 分鐘）

交叉對談：針對首輪發言內容，每位學者自由即興對談（共約 30-40 分鐘）

現場對談：開放現場聽眾發言對談（共約 40 分鐘）

\* 提問席，已安排本系師生共 5 位，就中西哲思、跨國旅行經驗、陶藝創作經驗、字源學發想、東亞文人燕行……等角度，各就所擅、激發現場對話。

**謝世民教授：**

非常謝謝毛主任的邀請。毛主任是我看過最棒的會議、座談會的主持人，她真的很了不起，把這次座談會的主軸，說明得這麼清楚而動聽，請大家再給她一次掌聲。剛剛聽毛主任提起亞里斯多德和他的弟子建立了逍遙學派，他們邊散步邊討論哲學，令人嚮往。就我所知，亞里斯多德建立的學派持續了大約六百多年，而古希臘雅典時代所創設的許多哲學學院，有些持續運作到了西元六世紀才關門。我最近讀了一本書，裡面有特別講到這件事情，是我研究所一位老師（Raymond Geuss）寫的一本書（*Changing the Subje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亞里斯多德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學家，但是他之後這幾百年的哲學家，就原創性而言，幾乎沒有突出的。這代表什麼？也許我們可以開玩笑說，邊散步邊討論哲學，不見得能產生很有原創力的哲學家、哲學作品。亞里斯多德是很有原創性的哲學家，但他的學生只是在傳播他的思想而已，這些一代一代的學生在學院裡面做什麼呢？討論哲學啊，但討論幾百年，卻再也沒有原創性的哲學家出現，為什麼？Geuss說，也許因為哲學太難了，期待做哲學的人或哲學工作者要有原創性著作這件事，可能是不務實的（unrealistic），可是我們一般會對哲學工作者有這種期待，同樣也很自然。他做了一個（也許是有爭議的）對照：他說，目前我們會期待解剖學有原創的突破嗎？（當然，中醫學者也許會說，如果我們願意虛心仔細研究中醫的原理，我們有一天也許在解剖學上會有大突破，必須重新分類我們的「器官」。）我們希望醫護人員在醫學教育過程中能有不錯扎實的解剖學訓練，因為我們期待醫護人員對我們的身體是非常了解的，儘量不要犯錯。萬一我們必要進行醫療的手術和照護，我們期待醫生是專家，可以醫治我們的疾病，但我們不能期待他們在解剖學上必須有什麼大突破。若我是解剖學的教授，我在醫學院教解剖學，你們會期待我把學生教好，但你們不會期待我在解剖學上有原創性的突破。解剖學要教得好，我必須把人體的細節，前輩所累積下來的人體知識，一五一十地，有效率、正確地教給學生。不過，如果我是哲學家，大家就會說，你是做哲學的，你必須有原創性的思想。這中間的期待差異，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也許許多人文學者都內化了他人的期待，也會期待自己有原創性的突破（為什麼不能「述而不作」呢？）。然而，要有原創性的突破，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教學和研究環境呢？什麼是最有利人文學者產生原創突破的制度設計呢？我覺得這些都是困難的問題。不過，即使我們沒有把這些問題想得很清楚，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時代，在歷史的這個關節點上，我們都感受到了學院的官僚化和學院的管理化帶給人文學者很多的壓力，這些壓力似乎對原創性是有害的。思想活動、探究問題的動力一旦被體制化，被學術化，創新性恐怕就更難了。

哲學工作者、人文學者自我期待要有原創性的思想，這應該是事實，也是大家一直在努力的目標。不過，有這樣的期待，是否健康呢？或許，就哲學、人文研究而言，創新只能是副產品，不能當成目標？哲學工作者或是一個人文學者，或是任何從事文藝創作的人也好，是被期待去創新的，但是，我們可能不宜將這樣的期待內化。因為我們都知道創新

很困難，創新是我們沒有辦法預測、規劃的東西，它要靠幾分才氣、天分，僅僅依賴努力去創新是不夠的，也許有時候還會出現反效果。剛才毛老師說到，投身到人文領域裡面的人，多少有這樣的自我期許，我有時候在想，這也許是因為別人用這樣的角度來期許我們才使得我們如此？若是如此，這就不太健康了。自我期許要創新，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壓力，反而忽視了自己的具體計劃和研究中的具體問題。面對這些具體問題才是正道，而不是常常再多一個念頭去憂心說，自己的研究是否具有創新性。這個要創新的念頭可能是多餘的。

研究管理化所帶來的壓迫，不知道同學有沒有感受到，幾個月以前我看到一個報導說，美國很有名的一個哲學學術期刊，這個期刊只有免費的網絡版，不發行紙本，創刊不到十年，聲望很高，受到學界的肯定，因為他不浪費紙張，又可以免費下載，學界非常支持這樣的期刊。這個期刊的主編也非常有名，他最近投書到哲學社群網站裡，呼籲研究生不要投稿到學術期刊了，因為期刊主編都發現，近年來投稿量大增，很多稿件是博士生投進來的，他們的編輯負荷量急遽上升、承受不了這樣的工作量，而這些稿子進來後都要有人協助進行專業審查，因此有更多的學者被邀請來參與稿件的審查。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這位主編說，過去他當研究生的時候，他的老師告訴他畢業前不要出版，專心撰寫博士論文就好，畢業幾年後再慢慢出版，現在則是研究生都有出版壓力，因為研究生發現如果他畢業前沒有三篇論文出版，是找不到工作的。這叫「學術軍備競賽」：如果別人有三篇論文找到工作，我聽老師的話，博士生階段不出版，結果畢業出去以後競爭工作就很容易失敗，因此，我也要想辦法在畢業前出版三篇論文。軍備競賽的發生，讓整個學術界必須承擔更沉重的工作負擔，而且我們也可以預見，一旦每一位博士生都這樣做時，任何人都將沒有優勢，一切回到原點，但大家在學時壓力卻更大。這似乎是一個雙輸的趨勢。不過，也有心儀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論者認為，這是正面的趨勢：這有助於提升整個學術界的生產力，不僅在量上如此，在質上面，也是如此。雖然量的增加是必然的，但就人文研究而言，我對「質的提升」這部分持保留立場。我知道美國有一位相當活躍的政治哲學教授，他相當年輕、熟悉經濟學理論、高度肯定市場機制的效能，就相當鼓勵博士生要在畢業前出版學術著作。他建議博士生每學期開學前，挑一門自己最感興趣的課，在暑假的時候先把自己這門課教授要求的書單全部研讀完畢，並且都寫好了論文草稿再去上課。也就是說，從你上課第一天開始，你就有了論文草稿，然後在學期中，你邊上課邊修改你的論文，學期結束時，把論文交出當期末報告，並且投到學術期刊去，以確保畢業時有幾篇不錯的著作。他說，你要這樣，才能在學術界生存下來。這位教授非常冷心腸，他跟他的研究生說，能做到的這件事的博士生沒有幾個，你若能做到的話，就畢業時就會有工作，而且會有好工作。這是我們的時代，大學教授必須告訴博士生如何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之中勝



出，而這樣的態度和期望正在逐步蔓延，大家感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所以毛老師的感慨我完全可以理解。是否有解決之道？很想聽聽今天在座幾位老師的高見。

回到散步這主題。我沒有高深的觀點可以分享，只是要說我喜歡散步。我常在我們學校的後花園散步。那個地方是很好的散步地方，我常常從宿舍出來後，不直接走最短的距離到文學院，而是會從後花園、走到足球場、繞到體育館，順著研究生宿舍那邊的坡道慢慢走來文學院，大約 35 分鐘。我們的校園很漂亮，是很好的散步的地方，我沒有腳踏車，在校園散步，是非常美好的經驗，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能在中正大學教書、散步，在此向大家推薦。我簡短發言到這裡，謝謝大家。

#### 毛文芳教授：

非常謝謝世民教授的分享，前面的國外報導非常發人深省。謝教授不吝分享其日常散步的體驗，足作典範，中正校園真的很美，我們應該跟進才是！接下來請陳國榮院長發言。

#### 陳國榮教授：

談到散步，因為我是唸西洋文學，第一個就想到《湖濱散記》（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這幾天我特地找尋一下，發現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在 1850 年發表一場演說，標題就是 Walking，可翻譯成散步或漫遊。他非常喜歡這篇演講稿，他自認在所有著作裡面，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從 1851 年到 1860 年光是這一篇他總共到各地講了十場。我想說今天要談散步，我就拿這篇來和各位分享。

首先我必須講，今天我們坐在這個會議廳裡談散步很奇怪。梭羅說我們每天應該至少花四個小時在樹林中、山丘上或田野間散步，而且必須沒有世俗的羈絆。他說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身心健康。每天要四個小時散步，那非常難以想像。梭羅說，有時想到一些工人或是店員，在他們工作地方待了一整個早上，有時一整天，許多人還翹著腿坐著，好像腿是用來坐的，而不是用來站或是行走的。他相當訝異，這些人還能活到現在，而沒有早早就自殺了。由此可見他對散步的重視。由這篇文章的標題跟他裡面所談的內容，我們大概可以了解散步是什麼意思。他說的散步並不是把它當成一種運動，他說如果你把它當成運動，就好像跟生病定時服藥一樣，就好像你該吃藥了，所以你該去散步了。我知道各位可能有散步的習慣，可能是吃完晚餐，去走個三、五公里之類的。但是梭羅認為散步本身就是種工作，要把散步當成一種冒險的工作。他也提到說，如果你去散步的話，心裡就不該有任何羈絆，純粹就是要享受你的散步。他說如果他的身體走到森林裡一英里後，若是發覺他的心靈仍在森林之外，那他會反問自己，我來這幹嘛？

他也提到說，我一輩子只認識一、兩位真的懂得如何散步的人。什麼叫懂得散步的人？就是那些有天份知道如何去漫步的人。他說散步這個字有個美麗的字源。在中世紀時，

那些流浪漢每天在鄉間到處閒逛，打著要去聖地朝聖的幌子，到處去化緣乞討施捨。久而久之，當他們一出現的時候，小孩子就喊道，今天又來了一個朝聖者（*Saunterer, Sainte-Terrer*）。當然，原本是要用諷刺揭穿他們，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把這個散步說成像是前往聖地，散步者就是一個朝聖者，去尋找一個精神的寄託，這是我們一般比較熟悉的西方文學中的散步概念。

在 1850 年代的大西洋彼岸的法國巴黎，那時候則盛行另一種散步。這種散步則是在都會裡散步，跟梭羅的散步有迥然不同的想法。這種在都會中的散步者稱為 *flâneur*。這是指閒逛的人，就像是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人，在大街小巷晃來晃去的。然而這種人是一種文學或文化象徵，通常是有錢有閒。他是個都會的探索者，也是一種對街道生活的品嚐專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他大約與梭羅同一個時期。後者在美國鄉間，強調在大自然中的散步，前者在法國巴黎，強調都會中的散步。波特萊爾把城市裡的散步描述成一種冒險，他認為這種散步比任何一齣戲更富有戲劇性，因為你可以看到人生百態，也比一本書更具有內涵。他說每一個人人都該成為一個 *flâneur*，就是閒逛者、散步者。這種散步心中並沒有實際的目標，不是說我要走去那裡，我要做什麼，我要運動，也不是要走去買個東西，或是走去到某個地方。那麼他的目的到底是甚麼呢？就是到處逛逛，對周遭的場景，睜大眼睛、張開耳朵。這種人想要甚麼呢？他想要知道路過人們的生活，看到房子時，想說這房子有什麼故事，或是替它塑造一個故事。路人張家長李家短的對話，也是他所想要探索的。他研究人們的穿著，以及日常的街道生活。這種 *flâneur* 散步閒逛的人，會珍惜他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然後從中得到啟發。

*Flâneur* 是跟前面梭羅所講的散步者不一樣。梭羅的散步者希望可以過獨居的生活，但是 *flâneur* 則認為人群是他的生存要訣，就像鳥需要天空，魚需要水域一樣。但是他又希望在活在人群中的同時，又能脫離人群建立自己心中的歸宿。此種歸宿感的建立會是一種絕妙的喜悅。他可以處在眾人之間，在喧囂的城市裡，一方面他覺得他又有獨立感，一方面他又覺得處處都可以是他的家。一方面處在世界的中心（如巴黎），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覺得他能脫離整個世界。他跨站在世界的中心，又能把自己從世界中抽離出來。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這種漫遊者非常敏銳地感受到現代生活的衝擊。一方面他覺得說他與其他人不一樣，一方面他跟人群又有某種程度的結合。他希望是個旁觀者，不需實際去跟他們有所往來。因此在現代社會中，一種疏離感自然就出現，

因為今天要清談散步，我就把十九世紀中期從美國以梭羅為代表的鄉間散步或漫步開始說起，談到大西洋彼岸都會中的漫遊者。我想這種相對的感覺我們住在中南部的人應該常常都會有吧。有時候到台北去，以往沒有高鐵的時候，我們可能住一個晚上，跟都會的生活可能會有更多的接觸，現在有高鐵，速度快了，事情辦完，當天就來回。在台北的街道，有時候難免會覺得，你好像處在一個非常喧囂的世界裡面，但是跟周遭的人群好像

完全疏離。這種現代人的疏離感，可能和 *flâneur* 這個漫遊者多少有些關係。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不管是搭哪種交通工具，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是多麼的嚴重。每個人都拿著手機，旁若無人，每只專注於手機的螢幕。不管是走樓梯還是搭手扶梯，上車時或是下車時，幾乎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或許這也是一種新時代的散步或漫步吧！我想我就簡單地說到這裡，謝謝！

#### 毛文芳教授：

謝謝陳院長，把散步在美國文學、法國文學中的精神延伸發揮得太精彩了，實在令人沉醉。（陳院長平日極為繁忙，請多多散步呀！）接下來我們請胡曉真教授與大家分享。

#### 胡曉真教授：

謝謝主持人，剛才毛主任說我們應該要談一談散步跟台灣人文學的未來、前景的時候，突然覺得胸口壓大石，因為本來並沒有期待要這樣談。但是，既然主持人有這樣的期待，剛才謝老師也提到經濟的思維，或者是說績效的壓力等等，對於人文學者造成的一些困境，我就突然想到，最近這一、兩年我常常在網路上看到一些美國的調研結果，告訴我們，大家都以為人文科學的學生好不容易花了好多的錢，唸完了書以後，第一個可能找不到工作，第二個就算找到工作了，可能薪水永遠比那些學電腦或工程的人要低很多，但調研的結果是，並不是這樣子，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的想像。事實上，人文科的學生，因為我們的訓練裡面有非常多的人文積累啦，創發性啦，創新性啦，或者是想像力啦等等，還有能夠體會人情世故，我們知道人與人之間該怎麼交流，能夠看懂人家的臉色，看進人家的心事等等，這些都是人文學的訓練，這些訓練可以幫助我們在人生以及職場裡面，都有更好的發展。所以在人生的中期以後，人文學科的學生在各方面，並不會處於劣勢。以上所說，是我看過的一些調研的結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符合現實情況，不過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所謂的「到最後會怎麼樣」，英文怎麼說啊？in the long run，說到底，你還是得 run（當然，這只是我的文字遊戲）。如果在這樣的思維之下，如果我們只是一個 saunter，只是一個 flâneur 的話，而不是一個 runner 的話，是不是還是有同樣的效果？也許我們可以再想想看，是不是一定要急切的去追求一個目標？所謂的散步——雖然我們可以說「我要散步去台中」什麼的，好像有一個目的，但是當你說你是用「散步」的方式去那裡的時候，好像重點就不是那個目的了，而是在過程，目的性在散步的這個概念裡面，就減低許多。而如果你是跑著去、追著去，那麼那個目的性就顯得強得多了。如果說我們把散步定位成這樣的話，那散步有沒有用啊？我這麼說，並不是我自己是一個追求有用的人，我很可能從來都是一個無用之人。但是覆天蓋地的，一天到晚報章雜誌、媒體、你的父母，甚至某些師長都問你，你做這個有用嗎？有沒有用的這個問題，突然變成至高無上的價值，對不對？

散步有用嗎？除了健身以外。或許散步的健康效果可以讓我們多活幾年，但誰也不知道。那麼，除了這個好處以外，散步有沒有用？或者說，有沒有產值？是不是 *productive*，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效益跟目的？用這些標準來看的話，散步甚至沒辦法產生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呢（剛剛謝老師才提醒我們）！但是呢，我要反過來問的就是，最近我們被一種論述給鋪天蓋地籠罩，那就是 2016 年是 AI 元年，而到了 2030 年的時候，我們所有的思維，所有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等等，都是全新的。我想這樣的論斷的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我們做為人類要怎樣去面對這樣的狀況？我覺得這是很重要、很險峻，而且不能只是懼怕的，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讓世界不變，所以要不斷去調適自己，在裡面找尋我們做為人的位置。

今天在搭高鐵時，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機器人需要散步嗎？在我們的想像裡，機器人大概不需要散步吧？那為什麼我們覺得機器人不需要散步呢？是否散步這件事情是某種很基本的人性需求，或者是一種人類的審美經驗？所以，若有一天機器人突然跟我們說他要散步，我們真的要害怕一下！

這些就是我的一些閒想，或說散步這個概念給我的一些聯想。當毛老師叫我來清談、閒談一下散步的時候，我想這怎麼可能呢？我的研究對象都沒有在散步的哦！我的研究對象都是九死一生，間關萬里，被流放啦，出征啦等等，非常辛苦的跑到偏遠之處，他們都覺得自己可能無法活著回來了，哪有什麼散步的心情？別開玩笑了。但是呢，人就是很奇怪，我想人的生命的內在有些需求，即使是這樣的奔赴萬里外的邊疆、沙場，或者去一個傳說中的瘴癘之地，即使是在這樣艱險的旅程裡面，我處理的研究對象也往往會在當中追求一段屬於個人的時間，那就是一種「散步」。我隨便舉個例子。清朝康熙初年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文人，叫做田雯，三藩之亂剛剛平定，他就被派到貴州去當巡撫。當然他面對的任務是非常艱鉅的，因為戰後百廢待舉，當地還有非常複雜的民族問題。他作為一個地方官，不會是去那裡悠閒地享受人生的。在他所留下的材料裡，可以發現他面臨了許多嚴峻的挑戰，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在他居官於貴州的那一段時間裡，會用散文、詩詞等不同形式，去記錄某一天是散步到某一座山去，他放開所有不管是偏見也好，或者執念也好，或者是某一些特別的目的性也好（他的目的性就是「我要治理好這個地方，我要當一個好官」這樣的自我期待），而能用他更直觀的心靈去面對他所身在水山之間。而我們很欣喜的發現，人是有可能可以暫時排開包袱的。我們不是常說在水山之間可以把萬慮都消開嗎？即使是這樣一個公務纏身的人，也可以有這樣一天的閒暇，透過行走來感受。散步就必須要用腳，不能搭轎、騎馬，也就是說透過自己的腳，連繫到身體，再連繫到心或者是腦，以感知所身在水山之間的自然環境。我想，這真的是人的內在心靈以及審美的需求。

剛才老師們提到城市裡面的散步者，也有哲學家示範山林、荒野裡面的散步者，那麼，我們如果回到古典文學，也可以說有園林裡面的散步者。不到了園林，哪知春色如許？

依我自己造訪園林經驗，在園林裡面，必須要不斷左顧右盼，而且必須要不斷回頭看。我得這其實是散步的很重要的實踐方式，因為如果只看前方的話，那就不是散步。散步必須要不計速度地、有意無意地跟周遭的環境互動，而且必須要時時回頭，也就是不可勇往直前。這跟小時候老師教給我們的追求人生目標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為什麼必須要不斷的回頭？因為回頭有景。回頭的景，往往比我們向前看的景要更好。這是在造訪園林時，一個最重要的體驗。同時，散步不只是腳的經驗，他是眼睛的經驗、耳朵的經驗、鼻子的經驗，是一個整合的經驗。這些真正用我們人的腳、我們人的身體去實踐的散步，我個人認為跟在 virtual（虛擬實境）的世界裡面的散步不太一樣。不過，我們在虛擬的網路世界裡面，不是也會爬文嗎？爬得不好，不是也會歪樓嗎？好像也都是一種行進的概念吧。在網路世界裡面瀏覽，好像也是沒有目的地隨處看、亂看，似乎也是左顧右盼，似乎也就是一種閒遊，甚至有可能是閒賞吧。我想，在某一層面上，這跟我們實際用身體去實踐的散步也有相似之處。我倒想要聽聽同學們自己的體驗是什麼？

最後我想講講我非常喜歡的一部電影，這是一部韓國電影，導演名叫李滄東。今天我要談他的一部片子，片名只有一個字，就是「詩」，台灣好像把它翻作「生命之詩」，但我真的覺得完全的累贅，其實這部片子講的就是「詩」。我無法描述電影的情節大要，鼓勵同學可以上網去搜尋，我只想要講其中一小段。這部電影的主角是一個老年女士，她感覺到她的孫子非常可能是一個集體霸凌事件裡的加害者，受害者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因此而自殺了。這位老年女性同時發現自己得了老年失智症，開始出現一些症狀，最重要的症狀就是她慢慢地喪失掌控語言的能力。非常有趣的，她失去了認知名詞的能力，但卻使她的語言更帶有詩的感覺。比如，她沒有辦法說出「這是圍巾」，而可能說：「這是一條長長的像蛇一樣纏繞著我的脖子上的東西……」等等。換句話說，當她沒有辦法直接說出精確名詞的時候，她的語言反而充滿了詩性。這思考以及語言的變化也讓她的人生不再是一個勇往直前的人生，其象徵性的表現，就是她開始去學寫詩，而詩正是最迂迴、隱晦、多義的語言。我要說的這一段情節就是，她想要去拜訪死掉的少女的家屬，所以呢，她就離開了城市，穿過許多鄉間小路要去鄉下找這個女孩的媽媽。但是我們不是說她開始有失智症的症狀嗎？所以她走著走著就忘了她的目的——她的目的是要去找女孩兒的家人並達成和解，但她走著走著就忘了目的。一路上，我們就隨著她的腳步慢慢地走。她原來是城裡人，而且是做看護工的苦活兒的，所以她從來沒有機會在這麼悠閒的狀態之下，跟自然的情境接觸，所以她看到樹上有果子，就摘下來啃一口，看到路邊有花朵，就接近它去聞一聞，碰到樹下的老人，就要去跟他閒聊桑麻。這真是一個非常美的散步的狀態，電影的這一段帶給我非常詩意的感受。我想像這樣詩性或詩意的感受，應該是我們做為人的、很重要的、必須要學會的體驗能力。我覺得這個能力呢，如果我們還沒有，我們一定要去培養，不管是透過什麼方式。當然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去持續做它吧、去實踐它吧。謝謝大家！

**毛文芳教授：**

曉真的分享真的非常棒，連結了她的日常生活及專業研究，涉及多種層次，太精彩了。深為今天未能蒞臨現場者感到遺憾。非常感謝，接下來，我們就請啟屏教授開始發言。

**林啟屏教授：**

毛主任、還有在座的各位師友，大家……應該說是快要晚安了，接到毛主任說要談散步這件事，對我來講，本來散步應該是要很自在的，但最近這一段時間，卻越來越焦慮，好像散步是一件焦慮的事。不過最近朋友問我說有什麼樣的行程安排時，我就提到今天會到這邊來，做一個以散步為焦點的對談。我那個朋友一聽了之後，仰天大笑，他說林啟屏這傢伙能夠坐著，絕對不站著，能夠躺著，絕對不坐著，怎麼去跟人家談散步？話是這麼說啦，不過，其實以往我的確還曾經有習慣散步的經驗。不過，我想此次對談重點應該不只是聚焦於具體散步的空間移動而已，我相信背後還有許多所謂的無目的性的，自在的，如何去面對自己和世界的關連性，這樣的課題吧！所以我大概就是從這個角度上面去想。雖說如此，但各位可以看得到的，今天我們在台上的諸位，要不就有紙張的，要不有書的，要不就是有 IPAD 的，就只有我好像是兩手空空的，看似最閒適，最無目的性吧！但其實是最焦慮的一個哦。好吧！我剛才講的所謂無目的性，或是自在，其實前面幾位老師都有提到了，在這個問題與讀書經驗做連結之前，我先談談毛主任介紹我時，提及行政工作卸任之事。某種意義來說，正如淵明詩「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所云，我自結塵網於人間。不過，離開行政職務之後，我終於可以有「復得返自然」的欣悅。我認為此種自由態度，即可傳達出無目的性的生活之概況。所以最近在臉書上面，我常常被朋友調侃，說我這個「林伯甫」讀書常常不專心，易為外物分心。為什麼？因為生活得閒之後，我才能細細品味生命的細節，所以在臉書上，有時會記上日常生活的點滴。於是，看似不專心。事實上，我不是枯寂者，無法對外在世界不動心。尤其是我研究室窗外的景致，在玻璃框裡的綠蔭世界，生機活潑，令我不忍略去。例如，有一次夜讀時，欸，窗外佇停一隻蛾，體型碩大，隔著窗，肌理紋路釐然。於是，我把牠拍下來放在臉書。文字則寫著：「夜讀諸子，在諸多不同立場的言論中，看到他們勇於衝破蒙昧的氣魄，那是一個不平凡的時代，合該有不平凡的思想者。正考索間，或許受到燈光的牽引，蛾來。不禁想起殷海光的〈燈蛾〉：『只為貫徹畢生的願望，毅然地奮力撲向火光。千百次迴旋也不覺疲憊，是光明激起了無窮力量？直至火花燃去了翅膀，倒下了，也不悲傷，掙扎中還再三叮嚀同伴，一定要撲向火光！』」。而應該是上個禮拜吧！窗前的松鼠正忙於枝椏之間，築巢不懈，令我觀之動容。然而一想到自己的科技部計畫還沒有開始動，壓力頓時回來了！無奈中，就翻開書吧！所以，朋友才笑我經常受窗外事物影響而說：「林伯甫不專心」。然而，生活裡窗邊美景實不應捨棄，

我們才可能與自然有那麼一點生機相映。但我何以如此認為呢？其實我在想，如果我們都把自己的焦點放在某些具有目的性的工作事務上面的話，那我們的心量如何能被打開呢？王汎森院士有次演講談及讀歷史可以擴充心量。其言有理。或者也可以說，我們讀讀自然，其實也可以擴充心量啊！如果我們跟自然之間的關係，永遠停留在所謂目的性的使用概念上的話，那麼我們回來讀書的時候，也很容易變成是一種目的性的操作的方式。我不曉得各位有無下列經驗，我覺得多數人應該都會有這種共同的經驗，就是我們剛開始接觸一個新的領域時，有時是在完全摸不著頭緒的情形下，必須閱讀相關著作，可是在念這些書籍的時候，常常是念了就忘了，再念還是忘，於是心就慌了，到底懂了沒？到底讀進去了沒？我記得以前大學的時候，這種焦慮感很重，可是後來想想，管他的，每天唸就好了，也不去管到底讀懂不懂。我還記得大一時，讀了唐君毅先生（1909—1978）的《哲學概論》，很厚，那個書真的難讀，不過反正我也不求什麼時候把它讀完，就一頁一頁翻，就這樣的讀書方式，慢慢的，把書讀過去了。而很多原本不甚理解的意思，其實有一天，就突然通了。大家應該都很熟悉朱熹很喜歡講的那一段話：「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至物之表裡精粗無不盡的時候，一旦豁然貫通。不先預存一個具目的性的時間表，反而豁然貫通會在因緣具足之際出現，這通常是無心的結果。此外，從處理行政工作的事務來說，我常常會遇到一些困擾，這些困擾就是，學校要求要有 KPI，要有績效，要有各種各種的處理方案。當然，強調效率未必有錯。但是如此地以「機心」為尚的思維，大學的精神何在？開放、自由又當何處尋？如果我們稱大學作象牙塔的話，那麼在塔內跟塔外，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差異性？事實上，我認為之所以稱為象牙塔，正式要隔絕一些太過於目的性的價值之干擾，因此大學應該提供給我們的涵養，實為一種自由而不受特定價值左右的心靈，而這有待於大學不要以急功近利為目標。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閒適」亦是一種「自由」，因此我常跟院內的一些老師聊聊大學理念的話題，我說，我們應該創造一個可以讓大家浪費時間、浪費資源的環境。但這浪費不是說毫無意義的隨便浪費，而是指一種有意義的浪費。說得更清楚一點，其實就是指大學當具有閒適感，能提供一個不急功近利的環境，讓追求真理的師生悠遊其間。如此，方可能養成自由開放的心靈。如果我們缺乏這樣的環境，那你說要叫大學的老師、同學可以在思想、行動上產生原創性，我認為不太可能。而且今日的環境，強調快速複製的效率，只有跟上複製的步調，我們才容易獲得主流認可。於是，在此過程中，我們反而離原創的精神，越來越遠。所以我覺得，大學最大的挑戰，來自於我們能不能真正的 enjoy 在我們所要學習的這些知識、真理之中。如果你不是真正的 enjoy，而是你背後有一根目的性的尺碼，壓著你說，你升等、你找工作的時候，都跟這一把尺碼有關的時候，人反而失去面對世界、面對真理的自由自主之可能。或許某種時候，這樣的壓力可以 push 你去達到某種程度，但是達到那個地步之後，要再翻上去，其實是有點難度的。基於此，我們還是回來思考與散步相關的議題，因為毛主任要我們還是可以從我們的所學裡面去找一點跟散步有關的資源。這麼來講，孔子似乎也也可從散步來想想，但是他

的散步好像很難自在，因為流浪大江南北，有人稱他喪家之犬，他也自稱是東西南北之人，所以在大江南北、東西南北都跑透透的情形下，要維持一個自在的閒適心境，其實是相當不容易。一個有趣的例子，孔子絕糧陳蔡的時候，其實還可於困境中彈琴。於是子貢跟子路兩個人，非常的不高興，為何老師遇到這樣的禍事之時，竟然還可以自己好好在那邊彈琴，而且子路的用語還滿難聽的，他說：「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他批評自己的老師無恥，當然這是《莊子·讓王》的講法啦。關於此事，我們先不管後頭是怎麼收尾的，此一師生互批公案其實還滿好玩的，尤其收束於窮通之際的思考，自有其深意可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即使在這樣的艱困環境當中，仍然維持一個可以自適的心境，委實不易。事實上，此一自適的心境，正基於其與自然的微妙互動關係，而且是自自然然的鏈結著，不是以功利性的、有目的性的處理方式來看生命的困局。與此基調似乎相同者，張亨老師曾經寫過〈《論語》中的一首詩〉一文，談的是孔子（前 551-前 479）和弟子閒聊志向之事，其中曾點所言的暮春郊遊，深獲孔子讚賞，其中的一個重點即是在於無目的性的自在。「浴乎沂，風乎舞雩」，跟幾個童子去沂水那邊可以洗洗澡、吹吹風、唱唱歌，人生至美之境，這似乎是個美與善結合的境界。管他將相公侯，管他名商巨賈，孔子於此所許可之境，若硬是要去找一個目的來的話，就進不去了。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最近我在讀書之際，卻樂於觀賞窗外的諸般動靜。期待能此種無目的性的閒適裡，安定思慮，開拓心量。既然是閒談，因為科技部長官在這邊，所以有關科技部的問題，他們會處理，我們只談我們個人的感受就好，我想我就簡單分享到這裡。



**毛文芳教授：**

謝謝啟屏教授，啟屏真的太讓人驚奇！沒有稿子卻講得比我這個有稿、照著稿子唸還厲害！我要特別謝謝啟屏，讓我們文學院以後有一個可以浪費的空間了，呵呵！接下來就請已經盤腿端坐沙發上的竹林一賢：錫三教授來為大家發言，歡迎。

**賴錫三教授：**

今天十分感性，那麼我就直接叫文芳名字好了。我一下火車，感覺就像回到了家一樣，我還留有一個家在這裏，就在中正大學旁邊的田園。想一想，我人生很寶貴的十幾年，都是在這裏渡過的。過去我在民雄田邊散步時，比較像是梭羅那種自然田園中漫步，現在轉到高雄的時空場景，則比較常像波特來爾和本雅明那樣在城市中漫遊。我一直在想，我的命運好像剛好介於兩者之間，就在自然和人文兩種境遇之間來回交織。我一直在兩者間來來去去，所以我還是經常回來民雄田園，仍然時而在中正後山散步，在中正校園散步，記憶裏總是交織著過去與現在，城市與田園。今天到底要聊些什麼？我大概就把我早上來之前，心裡飄過的想法和大家清淡閒聊。我剛剛聽了下來，真的心有靈犀，很有感受約略相似。

我先從一個地方聊起，幾年前法國有一位總統叫薩克奇，他在當選總統後，我看到媒體報導批評他是一個「只會跑步卻不會散步的總統」。據報導，薩克奇當時是想把法國從過重的左派那種社會批判思維、社會抗爭道路，更向美國更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方向去移動。有趣的是，薩克奇個人似乎也熱愛慢跑，鼓吹 jogging。當時我就看到媒體批評薩克奇沒有總統的高度，他不懂得跑步 jogging，不懂得 walking，不懂得 wandering。也就是不懂得漫遊和散步的妙處。然後他們還把薩克奇高中時期，哲學會考分數很低這件事拿出來，批評他因為不懂得散步，所以哲學也就不會太好。真是有趣極了，歐洲媒體出現這樣的角度來觀察他們的總統。也就是做為一個領導者，他不能只是會拼經濟，要做為一個有高度、有方向的領導者，更要有一種散步沉思的能力。要能在瞻前顧後、左顧右盼的散步韻律中，冷靜而清明地沉思國家的方向。

以前我在暨南大學教書時，喜歡在深夜幽靜時散步，走的很慢很慢，夜氣很清新，呼吸很悠緩，那種存在狀態很真實，好像天地之間唯我獨醒一般。散步的時間性狀態，值得想想。我覺得散步是在快跟慢、動跟靜之間，不斷調整呼吸韻律的「之間」狀態。所以散步是迂迴的，徬徨的，非目的性的。就在這種動靜快慢之間，你可以慢慢找到從容，找到一種平凡中的真實。其中有一種律動會出現，因為你可以在這個過程中，透過呼吸感覺出什麼是屬於自己的韻律。為什麼需要這樣的散步活動，這樣的速度，這樣的時間性，有助於沈澱。這種沈澱並不是停滯，不是死寂，在這個散步過程中，就像剛剛胡曉真也談到的，也涉及到感覺、觀察、嗅覺、觸覺。所以沈澱並不是回到一個單純靜止，裡面同時隱含了

一種具有感受性、悟解性的思考。找到呼吸的韻律，我自己有一種感覺是，從此你可以找到自己跟世界的關係。

再來，我想要提的一點就是，散步具有身體性特質。散步的這個身體性，可以對照著兩個對照活動來觀察：一個是坐著，一個是跑步。而「散步」便是介於「坐著」跟「跑步」之間的一種狀態。而「坐」偏向於靜態，這種狀態可以用來描述大部份學者的身心處境。學者大半時間都在書房裡面做研究，有時學者會進入一個似乎只有頭腦存在的純粹抽象思考，而身體經常會被遺忘或被誤以為和思考完全不相關。而當身體被遺忘，觸覺、嗅覺等五感也容易被遺忘，這種純粹抽象而遺忘身體的結果，有可能會導致實踐力的弱化。而「跑」這樣的奔馳狀態，則容易流於躁動跟盲目追求，儘管它有很強的行動力，可是這種行動力也可能導致一種衝撞，當然我這樣的描述是一種隱喻用法。

我想要描述一種散步的哲學，它是一種在「活動中的靜心」，也是一種「行動中的體察」，它可能以克服靜與動的二元，克服哲學思考與社會行動的二元斷裂。哲學後來被馬克思批評為只是解釋世界，他則要把哲學帶向社會實踐與改造世界。他認為，哲學思考應該要是行動的、革命的、預先帶領社會走向未來性的歷史美好。可是我們也該批判性反思，許多行動哲學，社會運動，烏托邦式的使命實踐，後來反而造成了歷史災難。我覺得透過散步這樣一個動靜「之間」的身體性思考狀態，重新思考一種思考與行動之間的來回平衡。那麼這裡面，會重新召喚一個身體性思考的我在狀態，尤其我和他人、我和自然的一種親密的時光。例如剛才幾位朋友都提到，在散步裡面會有一種真實性的東西被喚起。這種具本真性的身體性存在，我認為並不是一個孤零零的獨我式本真，因為這種狀態是在情境的關係中，是更敏感於情境關係的敞開狀態。這個情境可以是浩瀚的自然天地，也可以是人文的、人間世的城市拱廊，當然也可以穿梭在人文跟自然之間的庭園與公園。我提到的這種散步也許可以治療異化，其中一個是人生的異化，那麼人生的異化是什麼？剛剛文芳提到莊子其實很懂得散步，他的哲學第一要旨就是〈逍遙遊〉，英文翻譯本經常用 *wander* 來翻譯「逍遙」之「遊」。相對的逍遙自在，《莊子》在〈齊物論〉也談到人生的普遍茫然。對於人生的茫然與白忙，它用了一個奔跑的譬喻，就叫做「其行盡如馳」。這種形像就好像是你應該悠閒漫步的時候，卻反而掉入焦慮的馳跑，完全失掉自己的人生節奏。這又好像人經常活在群體眼光或社會價值下來驅動自己，於是你內在有一股莫明焦慮，好像一個比你還大的外力，拉著你或推著你，讓你在走的時候不在走。這種日常經驗我們常有，趕著上課，趕著參加活動，腦中完全被趕一個未來的目的所驅馳，於是一直錯過眼前的人，眼前的物，眼前一切的當下風光。「其行盡如馳」，描述出人多多少少都落入這種狀態，這樣人生的步代很凌亂。有一個散文作家叫舒國治，他是個很會玩的人，大家都知道，他的旅遊書很暢銷，他的旅遊書有點另類，例如談他怎麼在京都玩，而他喜歡講走路。走到各種小巷，走入各種人群，也可以頂天立地走到天涯海角。他不斷講走路這件事，而且走

路除了是一種悠閒的遊觀與賞玩，這種走路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帶著身體性的生命修養。在走路散步中，找回自己的性情頻律，找回自己的性、自己的情，都可以在走路這件事情自我實現。

第二個可以例舉的就是學術的異化。台灣最近幾年，科技部與教育部的政策似乎正在調整中，但是前一波的五年五百億，所謂的頂尖與前瞻的追求，讓大學朝向排名化、效率化的政策，幾乎讓大學精神掉入了學術的技術化、大學的技職化，整個這種工商業型的量化管理模式。用現在最流行的機器人話題，某些大學學者，幾乎淪為一種學術機器人，因為他能以同一化模式進行高效率的論文生產。而走到極端，某種學術的虛假相就很難避免。這種「學術生產盡如馳」的走向，註定讓人文會加更邊緣化。因為人文本身就是左顧右盼、前瞻顧後，在深思熟慮中慢慢錘練出來的，而快速生產的東西註定落入資料的堆砌，這也像是半機器人式的生產。人文研究對「人是什麼」這件事情應是最敏感的，所以人文學者應該對目的性、公益性、效益性有一種反省、抵抗的批判力道。那種不斷追求效益的現象，我覺得暗示了人向機器人退化的一種傾向。剛才胡曉真所長提到，不可能有一天機器人也會散步？不可能有一天機器人會表達感情？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觀察，現在多少人活在虛擬的世界裡面，使得原本喜愛散步，熱愛表達感情的人，漸漸不愛散步與感情麻木了。這代表了什麼徵兆？是不是人自己正快速往機器人方向而自我退化？對於情感表達的失能，是不是漸漸往無情的機器人去演化？想一想這種畫面，機器人正在往人的方向進化，而人卻往機器人的方向退化，這一進一退之間，就太令人堪憂，難怪近年科幻電影對未來的想像，充斥著殭屍和廢墟。大家都要吹一下牛啊！散步可以拯救這件事情嗎？我覺得可以，因為那是對人性細細品味的活動。我覺得所有一切科學的研究，都是人文現象，如果科技不扣著自然，身為人，不扣緊著人性的問題，以人的關懷做為一切研究的起點與背景，那麼那些以真理、前瞻、效能、發展，這些高貴口號為名的學術研究。我都要表示懷疑，因為這裡面也可能種下了自我異化的種子。那我最後用德國荷爾德林的詩做結語，「那裡有危險，那裡就有拯救。」我認為這是詩人在散步中，對技術以「有用性」不斷侵略自然與人性的警語。那裡有拯救的契機？或許就在散步的沉思中藏有人性不滅的幾希靈光。

#### 毛文芳教授：

錫三一番肺腑之言，言談非常精微，於我心有戚戚焉，我覺得很適合置於台灣的人文空間，此番言談極具治療意義，錫三給予散步更多的期待，非常佩服！謝謝錫三，希望你經常回家。最後我們請江寶釵教授來為大家分享。

#### 江寶釵教授：

大家好。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與臺上當代重要學者一起坐在這裡，談談如何「散步」，怎樣「行遠」？

剛剛發言的幾位都提到我昨天晚上寄給大家說，我準備了一個電子檔。沿續錫三教授剛剛的說法，這是因為我是一個異化非常嚴重的人。效率的追求是現代化的根源，也是異化最根本的原因，而我從小環境不佳，我的時間要用來打工、打掃和讀書，永遠要去思考怎樣增值。上課的時候，我最討厭老師在講台上不認真講課，我記得的是有一位地理老師非本科系，又有鄉音，沒人聽懂他上的課。有一次，他悄悄走到我面前，我都沒有發覺，他說：你在幹什麼？他拿起我的筆記簿，我在畫地圖，一頁又一頁，我自己在努力背中國地理，事實上，後來證明完全不是現實的中國地理。我現在做的事，也很異化。我與理學院感測中心合作，與工學院機械系合作，講的都是效率；與管理學院合作，談的更是產值。像我這樣的人，不可能相信，到這裡來可以什麼都不準備地散步，漫談，而坐在上面講的我與坐在下面聽的同學會感到有收穫，或者感到沒有收穫也沒關係。

像我這樣的人，如此異化，當我要準備一個我並不十分瞭解的議題時，我從那裡出發？我常常跟同學說「字源學」。散這個字，許慎訓為「雜肉也」<sup>1</sup>，是散，會意字。而沒有肉部的敝，他訓為分離。也就是說，他以為這是兩個字，散行而敝就不再被使用了。其實不然。散是雜肉，因而需把它切除、分開。大致上，好的肉，在牛或在豬，都是一整塊的；不知名部位的肉，形狀不大規則的里脊邊，帶有筋、肉、油花的肉塊，那些基本上都可以稱為雜肉，要用來祭祀或供高階層者食用，就要把雜肉切除，所以，兩個字是同一個字。因為是要切除的雜肉，由此引申的字義，如「隊伍散了」、「頭髮散了」，指雜亂、沒有規則；而《荀子·脩身篇第二》：「庸眾駑散，則刮之以師友。」<sup>2</sup>而唐人楊倞的注解便這樣作解說：「散，不拘檢者也。」<sup>3</sup>所有人都正襟危坐，其中有一人盤腿而坐，那就是不受拘檢，可稱之為散人，如我身邊的錫三老師。從這裡大致也可以明白，散聲指的是彈奏時手指不按絲弦所發出的聲音，散文的意義是一種不受韻律拘束的文類，「散工」是零碎打工；不緊湊、不團結就是「散沙」；不怎麼受重視、沒什麼事做的官是「散官」。總之，散，它所指涉的是一個負面意義，多半與「衰減」的狀態有關。古老的教訓告訴我們：「業精于勤，荒于嬉」<sup>4</sup>。我舉這些例子，只是要說明閒散與紀律、散步與疾行的二元概念，並不是現代才有的概念。崇仰辛勤工作為一種美德，自古有之，而散，要上升作一種價值，必須在否定思維(negative thinking)出現之後，譬如儒家主張端正身體，而道家青睞醜陋身體，無所事事相對於汲汲營營。在 negative thinking 尚未出現時，它的指涉就是不好的。道家學說的出現，個人以為，絕對是中國思想的一大躍進。於是，在以散為負面價值之際，我們也有了對散的肯定。散步是一種思考、探索與創發，早年的詩詞裡有無數的

<sup>1</sup> [北宋]徐鉉、[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14，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內聯網版】。

<sup>2</sup> [戰國]荀況、[唐]楊倞：《荀子》卷一，頁11，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內聯網版】。

<sup>3</sup> [戰國]荀況、[唐]楊倞：《荀子》卷一，頁11，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內聯網版】。

<sup>4</sup> [唐]韓愈：〈進學解〉；[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頁3，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內聯網版】。

詠讚，如「散步詠涼天」<sup>5</sup>，近人的著作，則有宗白華《美學散步》<sup>6</sup>、龔鵬程《文學散步》<sup>7</sup>。

是的，一點也沒有錯，生活節奏的急緩，於前現代就已經歷過一段被整飭的過程。然而，勤勞、努力有益於人生，懶惰、閒散造成沉淪的這種分界，在工業導向的社會裡，被更小心翼翼的論述後，特別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談到的，工廠上班的制度事實上係對清教徒的模擬而來，再加上資本家為創造剩餘價值肆意剝削，追求高效的密集工作就成為一項等同於讚美主的行徑，要求大家如勤勞小蜜蜂，到處嗡嗡。當工人爭取得標準工時後，資本社會安排了另一種以科學管理為名的制度：加班，並將之包裝為勤勞、刻苦、奉獻的表現。社會普遍流行著「恐閒症」（Idle-phobia）。<sup>8</sup>《懶惰的歷史》<sup>9</sup>（Paresse : histoire d'un péché capital）的作者勞克（André Rauch）進一步指出，為了資本流通，鼓勵消費，現代度假、休閒活動都與工作相差無幾。結果是，連休假中的無所事事，都形同罪過一樁。

有趣的是，斯馬特（Andrew Smart）寫了一本叫做《閒散的藝術與科學》<sup>10</sup>（Autopilot: The Art and Science of Doing Nothing）的書，他從腦神經科學研究的成果出發，指出人類在最懶散的時候最有創意；笛卡兒的座標、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詩句、牛頓的萬有引力，都是在這樣的狀態下被生產出來的。

面對這樣的矛盾，應該怎麼做好呢？與錫三教授的說法頗為類似，洪應明《菜根譚》可以參考：「天地寂然不動，而氣機無息稍停；日月盡夜奔馳，而貞明萬古不易。」<sup>11</sup>君子閒時要有吃緊的心思，忙處要有悠閒的趣味，這很可能是避免自我異化的惟一出路。散步不只有益心靈，對身體更是最好的一種運動。近來在做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以梅山為場域，提倡短假在地休閒，避免長途奔波的旅遊，我們也推動一種像剛剛曉真所長提到的，不只是直線向前走，也要左盼右顧，更要擅長回首；甚至要像韓國電影 *Poetry* 那樣，漫無目的。我們也期待如陳國榮院長提到的，在城市的遊逛與湖邊的散步之間，是否可以調整出一個適於當代台灣人的生活步調，既能散步，更可行遠，為全國的生活習性、為人文研究的情調，打造出一種新的範型。

我想我就先說到這裡。

### 毛文芳教授：

<sup>5</sup> [唐]韋應物：〈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清]陳廷敬、[清]愛新覺羅玄燁：《御選唐詩》卷二十七，頁30，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內聯網版】。

<sup>6</sup>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sup>7</sup> 龔鵬程：《文學散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

<sup>8</sup> 恭應湘：〈懶惰救世界〉，<http://www.cup.com.hk/2016/07/08/doing-nothing-saves-the-world/>。

<sup>9</sup> A. Rauch 著，繆伶超譯：《懶惰的歷史》（上海市：上海書店，2015）。

<sup>10</sup> Andrew Smart 著，陳筱宛譯：《閒散的藝術與科學》（臺北：商周，2016）。

<sup>11</sup> [明]洪應明纂輯，許汝紘編譯：《菜根譚：中國的心靈雞湯》（臺北：臺北市，2014），頁27。

非常謝謝寶釵，用異化的角度結束發言，已經一甲子了嗎？藉此機會，我們祝福寶釵接下來的人生能更有境界，更有開拓。我發現我還真有點殘忍，明明是講散步，但大家都被釘在這兒了，十分罪過。請台上教授們稍微舒緩一下，要躺、要站、要散步都可以，機會非常難得，我們不急著收場。接下來的第二輪將換主角上場，但在第二輪發言前，為讓各位稍微輕鬆輕鬆，我來補充說明今天的現場佈置。各位看到了講台以一帶竹林作背景，我們有意營造現代版的竹林清談，這是本系行政專員秀娟小姐很辛苦一盆一盆由店家搬來的。其次，各位看到的所有陶藝品，絕對不是那種路邊攤隨手買來的十元陶品，它們的創作者是本系博士生楊建國先生，他目前是博士生，同時也是一所科技大學講師，這些作品都經他親手拉胚，參展及得獎的藝術品，我們商請他將心愛作品帶來現場為今天的盛會作妝點，等一下他要分享自己的陶藝創作與散步經驗。接下來稍微自我賣弄一下，各位看到現場唯一的一幅畫是本人 20 年前的舊作，那麼，另一個被異化的人就在這裡喔！

我們接著就讓台下來賓發言。台下我們安排了本系 5 位「特務」：兩位年輕教授與三位博士生進行發言。我們先請曾若涵助理教授發言，她是結束日本的兩年教職剛進入本系一位很棒的年輕教授，專長是聲韻學，她有非常豐富的旅遊經驗，相信她會為我們帶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散步經驗，我們請若涵老師。

#### 曾若涵助理教授：

主任，在座的長官，學者大家好，我是中文系助理教授曾若涵，剛才聽到很多老師們的分享，那我想今天既然是要我們大家散步慢慢來，那人文領域要學習放鬆，那不如現在就讓大家出去散步，結束，這樣子，當然，主任一定說不行。（毛文芳教授說：那應該把若涵放在最後壓軸好了。（大家笑）我還是稍微說一下，關於老師們剛才提的那一些東西，首先我想要問的是，既然人文是希望大家行遠、希望能夠有一些創意，但科技部今年度新的一些獎項，就是給青年學者的獎設在三十多歲，我們的學生畢業，都已經幾歲了。雖然多出了三個新的獎，但年齡限制又設得那麼嚴謹，對人文學者來說非常不公平，因為這等於是逼我們的學生狂奔，這個不可能慢慢走，因為申請的年齡就是設限在三十多歲。

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要在學術圈裡面談散步，也必然是有「目的」的，不然為什麼去提倡散步的人總是思想家？總是傳教者？他當然是要透過散步這種行為來散佈他的道嘛，如果你是在散步的人，人家問你，你要去那裡的時候，如果真的沒有目的的話，他甚至還會摔倒，因為他沒在看路。所以他既然有個方向性，所以提倡散步的思想家常會說他要去山林裡面、他要去樹林裡面，所以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他寫了《林中路》，他散步、散步寫了一本書，還怕別人不知道他想什麼，所以既然在學術上討論散步，當然有目的，而不是真正漫無目的的散步。

既然是這樣，那各位老師剛才所擔心、未來我們會不會被 AI、機器人擠壓到我們人文學生的出路，我覺得還好，因為我現在也在參與人工智慧的一個整合型的研究，我們在跟工學院討論的時候，聽他們講著講著，講到機器人如果凌駕人們怎麼辦？我就想說，讓它短路就好了，或是讓它斷電就好了，當然這只是開玩笑；人文界其實是可以想辦法去把所有領域抓進來，為我們所用，因為我們擁有 domain knowledge，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用怕他們了。又例如剛才提到解剖學，我大學的時候修過解剖學，當然我會對這門學科有期待，怎麼會沒有期待？解剖學到目前為止，還是用醫學的那一套，中醫教中醫的，西醫教西醫的，但這兩個還是壁壘分明，不過你若是把他們合起來，就會用人文的方式去解釋它，甚至把現在坊間所有氣功學派都放進來，這個東西保證有賣點，但沒有人去做，因為他們現在還是壁壘分明的狀態。所以我在嘗試把人文的東西，去結合其他的專業知識來用，看看是不是能夠開創一些新的領域。所以我與其要講散步，不如在談散步的目的，人文學者談散步常常就是用沒有目的來包裝真正的目的，事實上都是有目的的，所以如果可以在現場諸位科技部召集人的面前，找到一個改善人文未來出路的方法，或許我今天散步的目的就達到了，謝謝！

**毛文芳教授：**

因為時間的關係，等一下博士生發言可能要稍微精簡了。若涵老師拋出來的議題，我們真的都可以回答嗎？若涵似乎不太以為然的認為散步不可能沒有目的，包括她今天來都是有目的性的，我們科技部的「官員」要不要先來回應一下，譬如 32 歲的問題。

**胡曉真教授：**

我們不是官員，我們是外掛程式。（現場笑）

**陳國榮教授：**

首先我想與我們左右兩位再度澄清，我們絕對不是官員！！我們召集人計畫，就是一個個人計畫，不過剛剛針對曾老師的一些說法，我可能要說明一下，因為我剛才也有跟胡曉真老師稍微談了一下，那個 32 歲、35 歲，並不是那個青年學者獎，32 歲叫做愛因斯坦，35 歲是哥倫布，不是提供我們人文領域的，坦白講啦，就是有時候大家去申請，我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可能他才剛畢業兩年，計畫都沒拿過。事實上是給理工科的，因為是科技部嘛，總是要一起公佈，另外講說那個青年學者，就是叫「優青」，也不是單獨另外申請，就是你勾選，到時候你的成績達到某個標準，馬上就以排在優先額外的一個補助，所以他並不是一個獎項。好，因為我想針對 32 歲跟 35 歲問題的回應，事實上，人文很少在 32 歲和 35 歲就拿到。先回應到此。

**毛文芳教授：**

謝謝院長這麼體恤，如果待會博士生今天沒辦法充分發言，我們還是希望能把發言稿放進實錄！接下來，請賴柯助教授發言，柯助教授出身於哲學系、外文系與中文系，具備多重身份，是非常有潛力的年輕學者，我們請柯助教授發言。

**賴柯助助理教授**

主任，還有在座各老師、同學大家好。關於從散步來談人文行遠，我能想到的是德國哲學家康德。康德有一維持已久的習慣，便是散步，而且他這個習慣之所以被人們所熟習，在於他散步的時間是固定的，時間一到，便出門。從康德的散步，我看到的是自我要求的持續，也可換個話說是「自律」。我們不一定學他散步，但可以學習他對於一件事的堅持與自律，我想，這是我們在為學路上應該要具備的。

今天很開心見到錫三老師，是第一次見到您。在剛才的漫談中，聽到您講散步可用於治療我們生命所面對的一些問題，我很想了解「如何」將散步用於治療，期待您的分享。謝謝老師。

**毛文芳教授：**

我們應該為錫三教授另外安排一場專題演講，先預告演講主題為散步治療，今天只能簡單回應了。



**賴錫三教授：**

這個問題，可惜這麼短時間難以深聊。首先我想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他常常說有兩個巴特，一個是在巴黎的巴特，另一種則是鄉村的巴特，是兩種不同的主體性狀態。他在巴黎每天都在出席不同的社交場合，他是一個可以談時尚、時裝、文學、思想，談各種文化符號的博雅文人，但他一直說住在巴黎的羅蘭巴特，後來掉入了一種自戀，掉入了一種被符號、被盛名給控制的很不自由、極不自在，所以常常覺得想要偷懶或逃離。於是他常常回去鄉村，發現那裏有一個大家不太認識的巴特，而且經常是個一無是用的無名人，而此時他所從事的事都是非專業性的業餘興趣，他自畫自家畫，自彈自家琴，純粹安於散步在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的無名鄉間與無名巴特。就我的解讀，他的懶惰哲學與漫步鄉村，既是透過鄉村巴特去轉化巴黎巴特的主體性狀態，也是他對現代性「其行如馳」的批判反思。

**毛文芳教授：**

謝謝。我想大家一定不過癮，對嗎？我們跟錫三教授約定下一次主題演講，「散步治療」，等你有空的時候再來細談。謝謝柯助老師幫我們誘惑錫三的下一場演講，由於時間所限，我們可能只能有一位博士生發言了，我們就請今天帶來許多珍貴陶藝品來現場的楊建國博士生，未能發言的兩位博士生未來以文字與讀者分享，因為院長已經下令，我們不可以留客太久。我們請楊建國老師。

**楊建國博士生：**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中文所博二的楊建國，那今天我好像有一點獻醜哦，我把這些陶藝品帶來，其實說來慚愧，我覺得散步這個主題，我好像散步夠遠了，現在還是一個學生，已經散步夠久了，其實我 14 歲的時候，我的爸爸就帶著我散步，散步也是我的生活習慣之一，也是一個很重要調整自我身心的方式，那陶藝創作是二十幾年前，碩士畢業的時候，大概考博士班，就考了很多都沒考上，就想說好好教書就好，但教書的空檔時間很多，就想說開始在學一些藝術，到了現在，發現這些藝術實在是也沒有什麼成就，就再回去讀書，造成現在這樣的一個成為一個老博士生的這樣一個身分，那今天我其實很，前幾年所完成的一本碩士論文，其實是參考了很多我們台上的賴錫三老師的非常多的見解，本來很想在圖書館找幾篇老子、莊子的相關論文，沒想到一看錫三老師的論文呢，哇！真的是大開眼界以後，所以就這麼樣的一頭鑽入道家的領域，所以完成了最近這一篇論文，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台上老師這樣子聆聽許多心得，最後我自己有一個感想，就是說我自己會去學藝術，我自己有一個想法，我自己早年，受到我們台灣 3 位已故作家，一位是陳冠學，一位是孟祥森，就是孟東籬，另外一位就是粟耘，那我受到這三位，還有我們老師都

有提到梭羅，還有我們四世紀的陶潛，受這些人影響，我有一度也很想能夠學得身懷一技，然後離開體制，就是剛剛到的這些世俗啊、體制，很大的壓力，我也很想離開，做一個很自由自在的人，可是當然在最後，還是在這個體制一直到現在，工作到今年要退休了。也想說再請問，要怎麼樣在理想跟現實當中，怎麼樣去處理這樣子的，因為我們如果吃不飽了，我們沒辦法生活，當然我們要求得心靈的自由自在，那也是一個很難的，不曉得可以請那一位老師，可以提供我們在理想跟現實之間的抉擇上面，可不可以給我們在座很多年輕的學子一些建議，謝謝各位。

**毛文芳教授：**

謝謝楊建國同學，我記得他有一件陶藝作品曾到韓國首爾參展，大家不妨趨前欣賞。是否可以允許我們讓建國今天的提問先作保留，實在不易回應，我們當成一個未完成的議題，未來必然還有機會可以續談。今天對不起兩位博士班同學，一位是陳厚任同學，他其實是文字學專家，剛才寶釵老師說到《說文解字》相信厚任可以幫我們解說，另一位是研究生會長侯汶尚博士生，他的專長是東亞漢學與燕行文學（我們英俊的國榮院長一直暗示我要快點），只好犧牲你們兩位了。確實時間相當晚了，是不是我們最後再……（有人又搖頭了），若再下去又來不及了，我想或許這就是今天這個座談的精神：一直漫步、一直未完成，大家似乎不必太有紀律的發言。總之，今天很高興的是……。

**江寶釵教授：**

大家的提問，還是期望能有簡單的回答！

**毛文芳教授：**

好，那我們請哪一位？

**江寶釵教授：**

請啟屏教授……

**毛文芳教授：**

啟屏，你被點名了……

**林啟屏教授：**

我想更簡單來講，你大概也讀過孟祥森先生的一些東西，那個火焰化紅蓮的說法，其實人生在世就是火宅，火宅如何化為自在的清涼心，要怎麼化？我想就是大家今天所講的，許多的問題要無目的性，要回到自在、自由，才能夠在這個制度找到一條人生之路。實際的問題牽涉各種「勢」，在此難以概括。我們僅能提供給你「理」，期待你在參酌中，找到自我的立命之道。

**毛文芳教授**

太棒了，確實應該讓學者各自收尾。本系今天開關這個非常靈動的主題：散步，沒想到引發在座這麼多魅力型學者（括號：官員們）的宏偉見解，我不曉得這個溫柔的衝擊，是不是給了我們在座的所有學者無限激發？未來我們要怎麼在人生裡面如何去散步？怎麼散步？進而，怎麼治療被異化的自己？這是一個艱困挑戰！我們已經快被異化的靈魂，該怎麼去解救火宅中的自己！我相信作為一個認真的聽眾，心中必定非常激動並感謝今天六位學者的發言所給予的寶貴啟發。總之，今天的精彩發言令現場與會學者一時間難以消化，包括我自己都來不及作下筆記。所幸，我們作了全程錄影、錄音，本系一向都會將珍貴的思考與對話收錄，特別這些……嗯，應該怎麼說？就是靈光乍現，我們會努力將乍現的靈光以文字方式存錄下來，會在本系學報忠實的呈現出來。今天來到現場的學生聽眾比我預期的少很多，有點可惜，大概是我們的講座多到不稀罕了嗎？……當然，為避免更多無法親臨本系現場的廣大學者不會遺憾與向隅，我們的活動實錄成為非常必要了。

在座的六位發言教授，若把我包括在內，我們可以是新竹林七賢嗎？請各位再將目光端詳一回講台整排綠竹盆栽營造的竹林清談意象吧！今天的新竹林七賢並不必魏晉竹林七賢悲壯，我們藉古代意象喚發更新的舒活思維：紫荊、竹林、茶香……。作為本次活動的召集與主持人，我要非常感謝今天的與談學者給我們這麼多靈感，當人生被網綁時，我們如何抵抗被異化？我們甚至已經開始進行治療了……。最後，感謝在座的所有老師們、同學們的全程聆聽，時間已經很晚了，今天乙酉孟冬的清談就到此告一段落，謝謝大家的參與。我們再以最真誠熱烈的掌聲感謝台上的發言學者與台下的提問人，謝謝大家的參與，非常感謝。祝福大家幸福安康！

